

文史知識

勘探隊員之歌

方謙光

二〇〇〇年八月，在北方海濱的旅遊勝地北戴河舉行了一次中國地質大學的校友聚會，來參加這次聚會的都是一九六五年畢業的地球物理勘探系的學生。大約有一百多位，這是畢業三十五年來一次盛大的聚會，校友們來自四面八方，有的來自雲南和四川，有的來自兩湖兩廣，有的來自甘肅和青海，有的來自新疆和西藏，有的來自港澳，還有校友特地從國外趕來遠渡重洋。聚會開始，主持人提議大家先共同高唱一曲〈勘探隊員之歌〉：

是那山谷的風，吹動著我們的紅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著我們的帳篷。

我們以火焰般的熱情，戰勝了疲勞和寒冷，

背起了我們的行裝，攀上那連綿的山峰。

我們滿懷著希望，尋找著無盡的礦藏。

歌聲在大廳中回盪，這歌聲是那樣的悠揚、那樣的高亢，歌聲中似乎又帶著某種悲壯、淒楚和蒼涼。這歌聲中充滿了壯志豪情，也夾帶著辛酸的眼淚。歌聲漸漸停了，整個大廳裏鴉雀無聲，頓時一片寧靜。有人沉思，有人冥想，有人哽咽，有人潸然落淚有人已泣不成聲--大家回想起四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六〇年的九月一日，是我們這一屆同學新生入學的日子，大家就是一同唱著這首歌，開始了大學生活。五年之後也就是一九六五年大家又是唱著這首歌，彼此分手。

當時的一群翩翩少年，今日聚會卻已是個個白頭，回想起這三十五年來共同經歷過的風風雨雨，既有面對大自然的挑戰，也經歷了「文革」的洗禮。經過了大浪淘砂，今日不能相聚，說不出是悲是喜.....。

這次來參加聚會的人，現在有的是專家，有的是學者教授，有的是赴南極考察隊的首席科學家，也有登上珠穆朗瑪峰的勇士。有的現在已經當上了爺爺奶奶，有的已經是外公外婆。可是在當年同窗的名單上，也有些名字卻用粗粗的黑框框圈起，有很多人卻是英年早逝。

「是那山谷的風，吹動著我們的旗幟。是那狂暴的雨，洗刷著我們的帳篷」。大家就是在這首歌聲中參加了畢業典禮，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崗位，開始了勘探事業的生涯。

有人爲了尋找石油，要穿越人稱「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瑪幹沙漠，有人要深入「生命禁區」的塔里木盆地。有人爲了尋找金屬礦藏，要攀登終年積雪的青藏高原，要進入西南茂密的原始森林和無人到過深山。有人要終年在大海和大洋中漂泊。我畢業後進入了鐵道部，從事鐵路勘探，注定了這一輩子就是修橋鋪路。

每當人們坐上火車，欣賞著車窗外的美景，享受著方便和快捷的時候，沒有多少人會想到修路人和勘探這條鐵路有人們所付出的怎樣的艱辛。當人們坐著汽車和飛機旅行的時候，更不會想起爲汽車和飛機提供動力的，那些勘探石油的人們，當人們坐在家裏享受著電器化給人們帶來的舒適和方便的時候，有誰還會想到那些勘察和修建電站的人們。

有人把勘探隊員們比作煤，燒盡了自己，卻把光和熱奉獻給了人類。也有人把勘探隊員比成蠶，把自己的青春和熱血都化成了絲奉獻給了人類。唐代大詩人李商隱留下了一首有名的詩句：「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可憐的春蠶，當它吐盡了絲的時候化成了蛹時還有生命，並沒有真正的死。是人們爲了要它們的絲，變成自己身上美麗的衣服，就必須要把還帶著生命的蠶繭放進開水鍋裏去煮，然後再抽它們的絲，這就叫做「繅繭抽絲」。

勘探隊員除了那一首人人都會唱的「勘探隊員之歌」以外，還有他們自己的歌曲和口頭傳唱的打油詩，來自娛自樂，自嘲自諷。如形容勘探隊生活的有：「遠看像逃難的，近看像要飯的，仔細一打聽，才知是勘探的。」「勘探隊，勘探隊，地當床來天當被，老婆不知跟誰睡。」「有女不嫁勘探郎，一年四季守空房。一朝盼得郎家轉，帶回一包破衣裳。」

這些詩歌雖然不能登大雅之堂，但的確反映了勘探隊員的心理和勘探隊員們當年的現實生活。聽起來不免有些酸楚和無奈。如今我們都老了，該退休了，結束了三十五年勘探生涯，回首往事，無怨無悔。正像前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所說的：「當一個人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爲碌碌無爲而羞恥，他也就有著壯麗人生。」閉上眼睛耳邊總會響起那首歌的旋律：「是那山谷的風，吹動著我們的旗幟。是那狂暴的雨，洗刷著我們的帳篷……。」

2001年3月15日於東海

後記

這是在十年以前，爲了紀念一次同學聚會隨手寫的一篇短文，今天偶然翻出來看看，又不免會引發了一些思考和回憶。

勘探隊和勘探隊員這個詞兒，現在似乎已經被人們所遺忘了，做爲一種職業，漸漸地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做爲培養勘探專業人才的高等學府，現在除了我的母校中國地質大學僅存之外，其他的幾所著名的地質院校，如長春地質學院，成都地質學院都早已更名改姓，改教其他的熱門專業了，地質院校變成了時髦的科學技術大學。

我是在 1960 年入學的，因爲當時國家正處於最困難的時期，各種資源十分短缺，當然也急需各種各樣的建設人才。當時的考生大都是根據國家需要，參加全國統一考試，統一錄取，畢業後再由國家統一分配。當時的口號是：「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人們以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爲榮，很少會考慮到個人和自己。我也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分配到鐵路建設這個行業的，一做就是三十五年，直到滿六十歲退休爲止，沒有離開過鐵路這個行業。

時代不同了，現在的孩子們考大學，在選擇專業時，首先是個人的愛好和興趣，要充分展示自己的個性。家長們考慮最多的是孩子們將來的就業，這些出生於 80 或 90 年代的孩子大都是獨生子，格外珍貴，希望孩子將來能從事一種既輕鬆又體面又能掙大錢的職業。最受青睞的大概是藝術類專業，每逢招生季節，美術學院、音樂學院、舞蹈學院或戲劇學院、電影學院都被考生擠破了大門。國際金融、環球貿易、企業管理等等專業考生們也是趨之若鶩。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像石油、煤炭、地質、礦業等這些院校門可羅雀。這類院校也都面臨因生源匱乏的尷尬局面，不得不改變辦學方向，爲了生存而另謀生路了。

由於近年來，高等院校的招生規模不斷擴大，大學畢業生的人數每年都突破了一千萬，這就給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帶來了嚴重問題。最近我從媒體上看到有關國家公務員招聘的報導，有一個政府機關招聘數名行政管理人員，應聘的竟超過萬人。而今年鐵道部要招聘一名精通工程地質的主管隧道專業的官員，竟無一人敢前來揭榜應聘。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也著實令人歎息。孩子高中畢業要繼續深造考大學天經地義，考生和家長給孩子選擇什麼專業完全是自家的事情，現在誰也無權干涉，愛選什麼就選

什麼。如果大家都選擇藝術、金融、貿易、管理，那麼像石油、煤炭、地質、礦業等專業沒有人學，今後這些艱苦的工作由誰來幹呢？難道說，因為我們國內實在無人，只能請外國人來嗎？

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也可說是跟不上時代精神，是落伍了？可是回顧我們所走過的路，是不是覺得我們這一代人太「傻」，可我們還是懷有一種對國家，對民族的奉獻精神。雖然我們當時的待遇很低，受過累，吃過苦，卻無怨無悔，如果時光可以倒流，人生還能再給我們一次機會，我們也許還會選擇重操舊業，回到我們闊別已久的勘探隊。

2010年3月1日于北京左家莊

專櫃線裝書目

東海大學圖書館藏周法高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錄

經部·小學類文字音韻之屬暨經總類

陳惠美*、謝鶯興**

小學類

- ㊦湖樓筆談說文經字不分卷一冊，清俞樾撰，民國宋文蔚疏證，民國二十三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據寫本景印 A09.211/(q3)8043

附：清光緒十二年(1886)俞樾撰<序>。

板式：無界欄，每頁十行，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二字。每頁書口題「湖樓筆談說文經字」及頁碼。

頁一首行上題「湖樓筆談說文經字」，下題「門下士宋文蔚疏證」。

書末版權葉由上至下依序題：「48438」、「湖樓筆談說文經字」、「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每冊定價大洋參角」、「外埠酌加運費匯費」、「疏證者 宋文蔚」、「上海河南路」、「發行人 王雲五」、「上海河南路」、「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上海及各埠」、「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僑光科技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